



中篇小说文学连载

十九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

王廷祥也不禁潜然。他忍着，再三叮咛：“今天的事，回去对谁也不许说。”

少陵野老吞声哭。要多少泪，才能冲决这横断新潮的长堤！

王廷祥站在走廊里，一直等到下午上班，他想再向A局长陈迹，A局长不理；他又去敲其它几位局长的门，敲不开。只“弱小民族”见四下无人，悄悄安慰了他两句……

局长闭门不纳，王廷祥走向各科室办公室，同志们只能向他投来同情的眼光。王廷祥叹了一口气，悻悻地踏进招待所。

当夜，他切了半斤牛肉，打来四两烧酒，独自一个人整整醉了三个小时。写！王廷祥下了决心，将这纸张笔墨，借着三分酒意，奋笔疾书。他在写检查么？不。他在写状子。一封寄给张专员，一封寄给胡九峰……

次日。局里既没有人来问他也无人来管他。王廷祥一看，把左手往口袋里一插，各自回了五通桥。

五通桥区委书记黄玉林，尚不知在市二轻局发生的这场纷争。只道王廷祥们处境困难，钢材短缺。这样一家为国家创造大量产值和利润的厂，一年才给六吨钢材，教人家怎么过。这时，适逢四川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王瑞同志来五通桥检查工作。黄玉林

又竭力为竹根机械厂鼓吹。打电话叫王廷祥赶快过来，一直坐在王瑞同志身边。王瑞同志听了王廷祥的汇报，非常满意，立即答应拨给竹根机械厂五十吨钢材，“戴帽下达”。

谁知这一番好心，却又给王廷祥们带来了麻烦。A局长们认为王廷祥们背着市局，暗中私印材料上送省、地领导机关，心中很不安逸。五十吨钢材“戴帽下达”，便卡住不放。气得胡九峰登门索讨，这才松手。但A局长已经放出话来，“你好个王廷祥，从今以后，你休想再从局里得到半点东西！”

这一日，竹根机械厂又突然接到通知，要正副厂长及会计科长郭顺容，火速到局。王廷祥们心里又是七上八下，步履沉沉。

这条路啊，怎么走起来总是这样伤心呢？这回的阵势更大。除去市二轻局各级干部，还有副市长田兴富和已升任市经委主任的文品扬，以及市经委的许多干部。如此阵容，是批判还是宣布处分。因为上次让他留下反省，他竟逃之夭夭，实在是胆大得可以。但事已至此，王廷祥也只好豁出来了！

谁知大出所料。文品扬当场宣布：“同意竹根机械厂发放住房补贴费，尚未发的，按原计划陆续发给。今后如有错误，一切由我负责！”

王廷祥们高兴得真想当场大声欢呼！

但是且慢！市二轻局领导要求，王廷祥必须作出深刻检查。（又是面子！）只要能解决问题，王廷祥会检查得很。只见他立即站起来，先是批判自己事前不请示报告，无组织无纪

律；继而检查自己意气用事，惹得局领导叹气……等等，一套一套地。其“深刻”与“沉痛”，只差没有痛心疾首地表示要“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”了。

会毕。王廷祥们象一群小孩似地欢喜，活蹦乱跳地蹦进了“天一家”菜馆，大家你争我抢地争着要作东，要了一瓶酒，一桌子菜，饱餐痛饮一台。五个人边吃边喝边猜：这回怎么解决得这样痛快呢？想来想去，找不出原因。

这是“幕后新闻”。原来问题的迅速解决，一是有赖于他给张专员的信。张绍先同志接信后立即作了批示，并派行署办公室杜明银同志找了胡九峰、田康鉴，责令地区二轻局行使主管局职权，出面干预；其二是得力于黄玉林和区委秘书科的同志们手脚快，那份材料连夜上报后，省计经委的同志们又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，迅速整理成文，通报全省县以上经济管理部门。肯定了竹根机械厂的成绩，推广了他们的经验。发放住房补贴费一事，名正言顺地上了“红头子”……

一见“红头子”，A局长心悦诚服。五个人酒醉饭饱，好不欢喜，一阵风似地赶回五通桥。谁知行至涌斯江边，河水猛涨，早已封渡，五个人又慌忙奔赴青龙嘴，仍无渡船。易国平心急，想找只打渔船渡过去，王廷祥不许。易国平笑道：死

“不要紧，你淹了我填命！”说着又要去寻。王廷祥一把拉住他，感慨万端地说：“现在，我们几个谁也死不得！”

(下)(毛明祥插图)



本版责任编辑 康鉴

上任之前

赵文华

明天，就要上任了——工业公司经理。明天，他的部下：砖厂厂长，建筑队长，农机站长，就要给他报到，汇报工作，提出整改计划。通知已经出了。那几位“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”的头头，也实在有点那个：砖厂包下去了，到头来却不能兑现；建筑队稍好一点。但本乡有技术人，或各自为战，或依附

其它的建筑队了；余下的，也就那么二十来个，这不能不算一个问题。农机站不也是承而不包么。他思索着。从吃了晚饭到现在，已整整四个钟头。也许是职业的缘故，每考虑一个问题，他就象设计一个建筑物一样，既要考虑到它的外观，又要考虑到它的内部结构。“如果——”他想，改组各单位领导……在案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，夹在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。屁股在椅子上移了几下，显得很兴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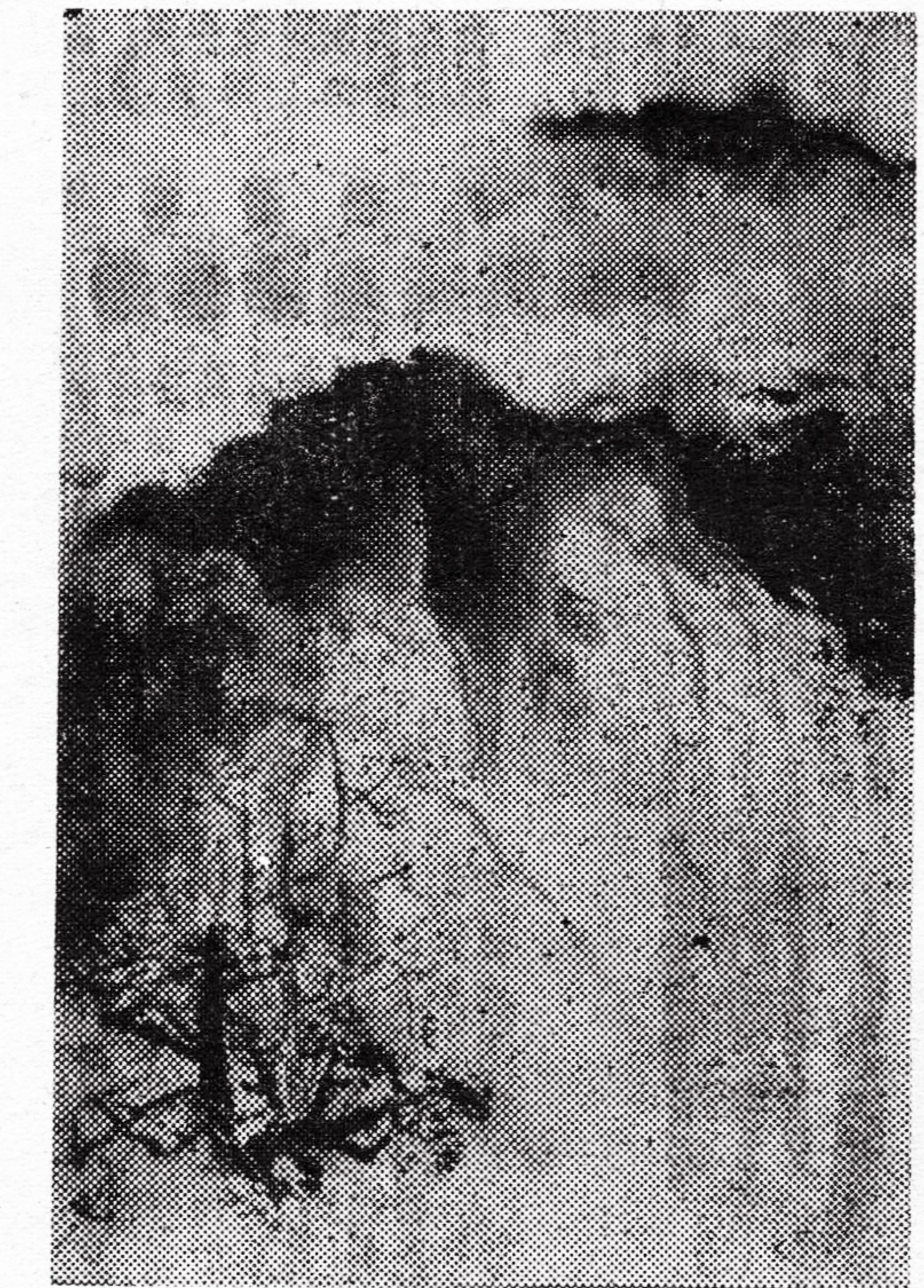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！”他疑惑了。这几个同志，虽说识字不多，但他们都是各大队的元老。现在要他们退居下来，与村民为伍，会不会……

他没有继续往下想，抬眼看下墙上的横幅——人尽其才则百事兴。人尽其才谈何容易。全乡万余村民，就没有一个能人么？有！大凡新官上任，摸底工作都做在上任之先。前几天，他到了砖厂。在废字篓边，无意间发现一张被风刮到墙边的纸上，几个醒目的钢笔字：谏厂长书。他拾起来仔细一看，前半部已经被撕去了，后面几项写着：

“四、厂长应随时深入基层，听取工人的意见，了解工人的劳动情况，从而去其糟粕，留取精华。不管是谁，一视同仁。

五、聘请推销员，名额不限。工资按销砖数量的百分七付给。其中包括出差费和招待费。以上建议，当否，请三思。”

落款是“工人张”。前面写了些什么？这位“工人张”是什么样的人？这《谏书》为什么会被作为手纸抛弃？是草稿？是示众？是嫉妒？还



深山人家 (中国画) 何廷光 作

妈妈

周继才

给孙女缝个天天向上的书包 缝件山花绽开的罩衣 把自己的心也缝进去

时间 铺在灯下拥挤的一平方米 被有的男女 铺在桌面一样的膝盖上 当作五颜六色的碎布 妈妈展开暖烘烘的构思 东一块西一块抛弃 象童话那样生动美丽

妈妈 张开粗糙的十指 一片一片拣起 晚上把它们集中拢来 为媳妇纳双防寒的鞋垫 替儿子补好漏洞与疏忽 把一个互敬互爱的梦也缝进去 于是 碎布般的时间 成为妈妈丰硕的财富 也成为我们 摇曳生辉的启示

告别昨天，走出梦的天国。知识，象甘露沁进了我们干枯的心田。

这里，将在人生路上抖落的叹息和悲哀，都化成对知识如痴的眷恋。希望的种子，在这里萌生、吐绿、绿成一片。这里，正饱胀着一个金色的秋天。这里，正成熟着一个坚定的信念。

